

# 大象旅行记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著 王渊 译

A VIAGEM DO ELEFANTE

José Saramago



作家出版社

# 大象旅行记

[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著 王渊 译



A VIAGEM DO ELEFANTE  
José Saramago

(京权) 图字: 01-2015-0235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象旅行记 / (葡) 若泽·萨拉马戈著；王渊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063-7878-9

I. ①大… II. ①若…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葡萄牙 -  
现代 IV. ①I55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9799 号

A VIAGEM DO ELEFANTE by José Saramago

Copyright © José Saramago & Editorial Caminho, SA, Lisboa – 2008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 K., Frankfurt, Germ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大象旅行记

作    者：[葡萄牙] 若泽·萨拉马戈

译    者：王    渊

出版统筹：文    建

责任编辑：赵    超

装帧设计：王晶华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210

字    数：155 千

印    张：5.25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78-9

定    价：3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如果吉尔达·洛佩斯·因卡纳桑不是萨尔斯堡大学的葡语讲师，如果没有受邀去给她的学生做讲座，如果吉尔达没有请我去“大象”餐厅共进晚餐，这本书就不会出现。必须得有这些未知的命运交汇在莫扎特之城，我才能问出，“那些是什么雕像？”那是些排成一排的小木雕，从右往左看，排头的是我们的贝伦塔。跟着是一些欧洲各地建筑的描绘，看上去是在描述一段行程。我被告知这讲的是一头大象的旅程，于十六世纪，确切地说是1551年，在若昂三世统治时期，它被人从里斯本带来维也纳。我预感到这里面可能有故事，于是告诉了吉尔达·洛佩斯·因卡纳桑。她说是的，有可能，并且准备帮我获取必须的历史资料。成果就是这本书，多亏了天意让我和她共进晚餐，我现在要公开向她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大的敬意。

若泽·萨拉马戈

献给皮拉尔，她不让我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总是到达等待我们的地方。

——《行程之书》

# 1

有些人不注重睡房对公共行政良好运行的重要性，无论是教会的，世俗的还是不规则的睡房。不管在这些人看来有多奇怪，但我们将决定讲述一头大象前往奥地利的非凡旅程，它的第一步就发生在葡萄牙王室的皇家住所，差不多是在就寝时间。要注意的是，这里使用差不多这一模糊的词语并非偶然。这样一来，我们就以文绉绉的方式避免深入进行身体和生理的描写，那些东西既肮脏又几乎总是很可笑，一旦落在纸上，就会冒犯葡萄牙和阿尔加夫国王堂若昂三世<sup>①</sup>，还有他的妻子奥地利的堂娜卡塔丽娜<sup>②</sup>，也就是将来的国王塞巴斯蒂昂<sup>③</sup>的祖母，这位国王在阿尔卡塞尔·吉比尔战役<sup>④</sup>中作战，却死于第一次攻击，又或者是第二次，虽然说他在战役前夜驾崩的

- 
- ① D. João III (1502—1557)，1521年继任曼努埃尔一世为葡萄牙国王。——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多介绍中国读者普遍不甚熟悉的葡萄牙历史文化和基督教内容。
- ② D. Catarina de Áustria (1507—1578)，后任其孙塞巴斯蒂昂的摄政。
- ③ D. Sebastião I (1554—1578)，1557年继任其祖父若昂三世为葡萄牙国王。
- ④ 又称三王战役，葡萄牙在此次战役中的惨败历来被视为其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并且由于塞巴斯蒂昂没有留下子嗣，间接导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于两年后开始对葡萄牙六十年的统治。因塞巴斯蒂昂的尸体从未被找到，葡萄牙国内此后出现了弥赛亚式的“塞巴斯蒂昂主义”，盼望其奇迹般归来带领葡国复兴。

也不乏人等。这时国王开始对王后说话，他的眉头紧锁着，我有疑问，王后；有什么疑问，我的国王；四年前我们结婚时送给马克西米利安表侄<sup>①</sup>的礼物，我一直觉得跟他的血统和才干不相称，现在他离我们这么近，就在巴拉多利德当西班牙摄政<sup>②</sup>，换句话说就是近在咫尺，我想送件更贵重的东西给他，某个更能夺人眼球的东西，王后您怎么看；圣体匣挺好，我的国王，我注意到，也许是由于结合了物质价值和精神意义，圣体匣总是很受欢迎；我们的圣教会不会对这种自作主张感到不满，他们永无谬误的记忆里一定还记着，马克西米利安表侄对路德派新教改革公开表示过同情<sup>③</sup>，不是路德派就是加尔文派，我一直都搞不清楚；撒旦退后<sup>④</sup>，我都没想到这一点，王后一边惊呼一边在胸前画十字，明天我得第一时间去忏悔；为什么特地要说明天呢，王后，您不是习惯天天忏悔吗，国王问道；还不是为了魔鬼借我的声带说出了那么亵渎的话，要知道，我现在还感觉喉咙在燃烧，就好像被地狱之火擦到过。国王对王后夸张的感官已经习以为常，他耸了耸肩，继续那痛苦的任务，要找到一件能让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满意的礼物。王后开始小声祈祷，不久转到另一段祈祷词，突然又停了下来，几乎是大喊着说，我们有所罗门呀；什么，国王茫然地问道，他不理解怎么会突然提到犹大国王<sup>⑤</sup>；对啊，我的国王，那头大象所罗门啊；但我现在为什么要那

① 指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27—1579），但到1564年他才加冕皇帝。欧洲各国王室互相通婚，经常亲上加亲。若昂三世的妹妹伊莎贝拉（1503—1539）嫁给了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伯父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1500—1558），而奥地利的卡塔丽娜则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父亲费迪南一世的妹妹。

②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48至1550年摄政西班牙。1561年大火前巴拉多利德为西班牙首都。

③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曾师从马丁·路德的学生沃夫冈·席福尔（Wolfgang Schiefer），一直对新教抱有好感，但最终迫于家族压力于1560年对外宣布信仰天主教。

④ 原文为拉丁语Vade retro satana，中世纪流行的驱魔语。

⑤ 指《圣经》记载的所罗门王，为大卫之子，担任以色列王国国王四十余年，在位期间王国达到极盛。

头大象呢，国王问的时候已经有点生气了；当礼物啊，我的国王，作为结婚礼物，王后回答道，她站起身来，心情舒畅，激动万分；可它不是通常的结婚礼物啊；那有什么关系。国王缓缓地连着点了三下头，停顿了一下，接着又点头三次，最后承认说，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这可不仅仅是有意思而已，这是个好主意，极棒的主意，王后反驳的时候忍不住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简直可以说是叛逆了，这畜牲从印度来已经两年多了，从一开始就吃了睡睡了吃，其他什么也没做过，水槽要一直满着，饲料堆成小山，就好像我们圈养了一头永远派不上用场的牲口，那可怜的畜牲倒也没错，这里没有能让它干的活，唯一能做的就是派它去特茹河边的码头搬运木板，但是这可怜东西会受罪的，因为它的职业特长是搬运树干，那更适合象鼻的弧度；那就让它去维也纳吧；但它要怎么去呢，国王问道；啊，这就不关我们的事了，既然马克西米利安表侄是它的新主人，那就该他来解决，我猜他还会在巴拉多利德多待一会儿吧；我没有收到与之相反的消息；当然所罗门得走去巴拉多利德，它自然是有个能力的；接着去维也纳也得自己走，没有别的办法；长路漫漫啊，王后说；长路漫漫，国王表示同意，接着又说，明天我就给马克西米利安表侄写信，要是他接受，就还得确定日期，还要明确几项事宜，比如说，他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回维也纳，所罗门从里斯本到巴拉多利德要走多少天这类，之后就不关我们的事了，我们就撒手不管了；是呀，我们就撒手不管了，王后这么说着，但是在内心深处，也就是各种矛盾争斗的地方，为着要把所罗门独自送去远方，送给如此陌生的人，她还是猛地感到一阵悲伤。

第二天一大早，国王叫来秘书丞佩罗·德·阿尔卡索瓦·卡内罗，口授了一封信，但是第一稿写出来很糟，第二稿也不行，第三稿还是不行，最后不得不将其全权委托给秘书丞，借助他的修辞能力，

还有他对王国之间通信体裁章程范式久经考验的知识，这是他从最好的老师，也就是他的父亲，安东尼奥·卡内罗那里学来的，父亲去世后佩罗子承父业。这封信无论从文笔还是论据上都无懈可击，甚至连这份礼物可能不投大公所好这样的外交辞令都没有遗漏，与此同时，大公想要做出否定的回答却难上加难，因为葡萄牙国王在信中巧妙地证明，他的全国上下再没有比所罗门大象更为珍贵的了，这不仅是因为神创万物皆有联系这一整体感，甚至有人说人类是用大象的尾料做成的，同时也由于这动物的象征、内在和世俗意义。信写就封好后，国王下令传召太仆觐见，这是他的亲近贵族，在简述信件内容之后，国王令其挑选与信件规格相称的护卫队，最重要的是，要符合这项将要开展的任务的重要性。贵族吻了一下国王的手，国王以神谕般的庄重对他说了以下神秘莫测的话，愿汝疾如北风，稳如鹰翔；遵命，我的国王。之后国王变了语气，提出几条实用建议，其实不需要提醒你，该换马的时候就换，驿站就是干这个的，不需要在这时候精打细算，我会要求多配马匹，说到这儿，要是可能的话，为了赶时间，等到马儿在卡斯蒂利亚的道路上飞驰，我觉得你们应该在马上睡觉。信使没懂这个笑话，要不就是他情愿让这句话说过就算，他只是说，以我的名誉和生命作证，我们会一丝不差完成陛下的命令，然后他三步一行礼倒着退了出去。您是太仆的典范，国王说。秘书丞决定不说奉承的话，即太仆是陛下钦定的，所以只可能也只会这样表现。因为秘书丞有点印象，似乎几天前他才说过类似的话。这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忠告，要小心，我的孩子，奉话说两遍最后一定会让人不满，到时就会像一句冒犯一样伤人。这也就是为什么秘书丞也没有说话，虽然他的理由和太仆迥异。短暂的寂静，然后国王终于说出了他醒来时想到的一个念头，我在想，我应该去看看所罗门；陛下想叫王室卫队吗，秘书

丞问道：不，两名侍从就绰绰有余了，一个用来下口谕，另一个去搞清为什么第一个还没回来，啊，秘书丞大人，您也想陪着吗；皇恩浩荡，我受之不起；也许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能越来越受得起呢，就像你父亲一样，愿上帝与他同在；我亲吻陛下的双手，心中的敬爱就如同亲吻父亲的双手一样；我感觉这让我受之不起了，国王笑着说：没有人能比陛下更雄辩，回答更精妙了；然而你知道，说我出生时没有被赐予文字天赋的人可不在少数；文字并不是全部，我的国王，也许今后人们会说，今日去探访大象所罗门就是诗意的行为；诗意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国王问道；没人知道，我的国王，我们只在它发生的时候才注意到；说起来，其实我只是表露了想去看所罗门的想法而已；陛下金口一开，我想这就足够了；我觉得之前听说过，修辞学上把这叫作讽刺；陛下恕罪；无罪，秘书丞大人，要是您所有的罪过都这么轻，您一定会上天堂的；我的国王，我可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最适合上天堂的时候；您这是怎么讲；现在有了宗教裁判所，忏悔和赦免可不再是稳稳的天堂通行证了<sup>①</sup>；宗教裁判所会保持基督教徒团结一致，这是它的目标；毋庸置疑，这是神圣的目标，我的国王，现在只剩下知道要通过什么手段达到这一目标了；既然目标神圣，它使用的手段也会是神圣的，国王有些生硬地回答；陛下恕罪，但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怎么了；我提请陛下允许我不去探访所罗门，我觉得今天我不会是陛下的良伴；不准，我绝对需要您在场；为什么呢，我的国王，如果这问题没有僭越的话；我可不清楚是否会发生您所说的诗意的行为，国王回答的时候半笑不笑，髭须勾勒出狡黠乃至魔鬼般的表情；陛下请下令吧；我要四匹马五点钟出现在殿门口，最好我骑的那匹马高大壮实又温顺，我从来就不善骑马，现在年龄这么大了，又染上痼疾，骑术就更差了；

<sup>①</sup> 若昂三世以虔诚闻名，他于1536年将宗教裁判所引入葡萄牙。

好的，我的国王；好好挑侍从，别找那种没事就偷笑的，那会让我有冲动把他们的脖子拧下来；好的，我的国王。

他们过了五点半才出发，这是因为王后得知了这趟将要进行的旅行，表示她也想去。所罗门所在的围场在贝伦<sup>①</sup>，单为去趟贝伦专门准备一辆马车很荒唐，但说服王后这一点不容易。当然，夫人您不会想要骑马去的，国王斩钉截铁如是说，决心不给对方任何争论的机会。国王的拒绝没有多加掩饰，王后服从了，但她一边离开一边咕哝说，全葡萄牙，甚至整个宇宙，都没有比她更为所罗门好的了。能看得出来，人性的自相矛盾越来越明显。先是把这可怜的畜牲叫作圈养的牲口，对无理性生物来说这是最大的侮辱，它之前在印度被迫年复一年无薪辛勤劳作，现在奥地利的卡塔丽娜又显露出游侠骑士般后悔的迹象，甚至差点让她挑战主人，丈夫和国王的权威，至少是在表面上这么做。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杯中的暴风雨，夫妻间小小的危机，只要太仆回来就一定会消失，不管他带回来的答复如何。要是大公接受大象，这个问题就自动解决了，说得更准确一点，前往维也纳的旅程会解决这个问题，要是他不接受，那就该再一次说下面这话了，普通民众千百年来的经验说明，失望，挫折，沮丧在人类和大象的日常生活就如同面包一样常见，但生活依然继续。所罗门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它。它命运的信使太仆大人正在朝巴拉多利德奔驰，他已经从在马背上睡觉的失败尝试中重振旗鼓，而葡萄牙国王轻骑简从，已经快要到贝伦海滩，已经能看到哲罗姆修道院还有所罗门所在的围场。只要时间够长，宇宙所有的事物最后都会一个个嵌起来。大象就在那儿。身形比它的非洲亲戚们要小，但是在盖住全身的污垢下面，还是能推断出造物主期望的模样。这畜牲怎么这么脏，国王问道，饲养员在哪儿，我想该有

---

① 贝伦为里斯本西南沿海的一个区，以成为葡萄牙航海发现运动的起点闻名。

个饲养员吧。一个有着印度特征的男人走近前来，他身上的衣服差不多都成破布了，既有故乡的衣物也有本地产的，里外隐约能看出这个身躯两年前和大象一起到来时身穿的异国布料。他就是象夫。秘书丞很快明白了，这饲养员没有认出国王，因为眼下的情形不适合进行如下的正式接见，陛下，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所罗门的饲养者，印度先生，我向您介绍葡萄牙国王堂若昂三世，他会以“虔诚者”的外号被写进历史。于是秘书丞派侍从进围场中央，将这个大胡子的头衔身份告知不安的象夫，这就是国王，国王正在用严厉的眼神盯着对方，这不是什么好兆头。象夫顿在那里，就像是被闪电劈中了，然后他做出要逃跑的姿势，但是两个侍从抓住他身上的破衣服，将他拽到栅栏边。国王站在放在围场外的简易手扶梯上，气愤且反感地瞧着这闹剧，同时后悔早晨头脑发热，怎么会来多愁善感地看望一个丑陋的厚皮亚目动物，这可笑的一丈还高的长鼻目动物，上帝保佑，很快这家伙就会到浮夸的奥地利维也纳去排泄臭气熏天的粪便了。至少一部分的过错在秘书丞身上，要归咎于他说的那番有关诗意图行的话，那些话现在还让国王脑袋晕乎乎的。通常这位大人一直受到敬重，但国王此刻却眼神不善地盯着他，而他仿佛猜出了国王的心思，说道，我的国王，诗意图行就是陛下您的驾临，大象只不过是个托词罢了。国王嘟哝了什么，谁也没听见，接着他用清晰有力的声音说，我要这畜牲现在就洗澡。他感觉到自己是国王，他此刻就是主宰，这感觉可以理解，我们要知道，即位以来他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侍从将君王的意愿传达给象夫，他跑到自己藏东西的天井，里面有的像是工具，有的应该是工具，还有的没人能说出来有什么用途。天井旁有一个木板遮蔽的建筑物，应该就是饲养员的住所了。他回来的时候拿着长柄棕榈，把水桶浸入当作水槽用的大木桶里灌满水，就开始干活。很明显，大象十分开心。

水流和刷子的摩擦一定唤醒了某些愉快的记忆，印度的某条河，某棵表面粗糙的树干，证据就是整个清洗过程中间，它在原地没有移动，强力的象掌纹丝不动，就好像被催眠似的，整个过程可足足有半个多小时。我们要是知道个人卫生有多么重要，就不会奇怪，原先一头大象身处的地方现在就像是出现了另一头崭新的大象。在水流和刷子的共同冲击下，原先覆盖着它遮蔽着皮肤的污垢消失了，所罗门现在以最壮观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要是我们仔细留意的话，壮观其实只是相对的而已。它是一头亚洲象，而亚洲象的皮肤粗糙，是那种有些发灰的咖啡色，还有星星点点的皱纹和毛发，它自己对此一直不满意，虽然它总是被教育说要忍耐，要满足于现在所有的东西，为此它应该感谢毗湿奴<sup>①</sup>。它接受人给它冲洗，就好像在等待一个奇迹，就像洗礼一般，出来的结果却是皱纹和毛发。国王有一年多没见这大象了，他已经忘记了这些细节，如今他压根不喜欢给他献上的这场表演。当然，这厚皮动物的长鼻子是唯一的例外，象牙白的发亮，只有一点点弯，就像两把直指前方的宝剑。但是糟糕的还在后头。之前，葡萄牙和阿尔加夫的国王，还在为能送一份大礼给皇帝查理五世的女婿本人而兴奋异常<sup>②</sup>，突然他却仿佛感觉到自己从手扶梯上摔了下来，坠入丑闻张开的血盆大口。国王这么问自己，如果大公不喜欢它，如果 he 觉得它丑，想象一下吧，他先是接受了礼物，这只是因为他没见过这大象，之后却把它送还，在欧洲社会或同情或讥讽的目光面前，我哪还有脸面呀。您觉得怎么样，这家伙给您什么感觉，国王决定询问秘书丞的意见，渴望从他那里得到最后的救命稻草；我的国王，美丑只是相对的表述，在

① 印度教三相神之一，主管维护。

② 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本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伯父，后来又将女儿西班牙的玛利亚（1528—1603）嫁给后者。

猫头鹰看来连它的幼崽都美，将一般规律运用在个例上，我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亚洲象的一个极好范本，它所有的毛发和皱纹都是天生的，会让大公着迷，不仅会让维也纳的宫廷和居民大开眼界，更会让沿途的老百姓惊叹。国王松了口气，我想您说的对；我希望是这样，我自认对人性还是有所掌握的，而且如果陛下允许，我甚至还会大胆断言，如果奥地利大公如我至今搜集到的资料所述那么精明，这头满是毛发和皱纹的大象会变成他一流的政治资产；扶我下来吧，这对话让我有点晕。在秘书丞和两名侍从的搀扶下，国王没有费太大力气就从之前爬上去的那几级台阶上成功走了下来。重新感到脚底踏上坚实的地面，他深深叹了口气，接着，没有特别的原因，一件通常情况下不会想到的事情映入他的脑海，我们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是因为血液快速供氧和随之而来大脑内部的新鲜血液循环，当然从时间上说，当时的科学还不能这么准确地知道这些。这个念头就是，这个人不能就这么衣衫褴褛去维也纳，我下令给他做两套衣服，一套工作服，他骑在大象身上的时候穿，另一件在社交场合穿，以免在奥地利宫廷出丑，衣服不用奢侈，但要符合送他前去的国家的身份；遵旨，我的国王；对了，他叫什么名字。一名侍从被派去询问，回答由秘书丞转达的时候差不多是这样的，苏布赫鲁。苏布鲁，国王重复道，这是什么鬼名字；中间有“赫”，我的国王，至少他是这么说的，秘书丞澄清说；他来到葡萄牙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叫他若阿金<sup>①</sup>，国王抱怨道。

---

① 若阿金Joaquim为葡萄牙常见名。国王感到发苏布赫鲁Subhro的音困难是因为葡语中的h不发音。

## 2

三天后的黄昏，太仆领着他的卫队在宫门前下马，整支队伍没有那么光鲜，这要归咎于路上的灰尘，以及无可避免的难闻气味，既有马的气味也有人的。太仆掸掸衣袖，走上阶梯，在匆忙赶来拦截他的侍从长的指示下进到前厅，最好还是现在就实话实说，我们并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侍从长这个职位，但是我们感觉很贴切，原因是他的体味成分是傲慢和假谦卑的混合物，从他身上螺旋散发出来。国王迫切想要知道大公的答复，于是立即接见了风尘仆仆的使者。卡塔丽娜王后也在国事厅，鉴于这一时刻的重要性，没人会对此表示惊奇，尤其是在了解到，借助王夫的决定，她定期出现在国事会议上，并且她从来没有表现得像是个单纯的旁观者。想要第一时间听到信件内容的原因还有一个，王后心中隐约有个期望，虽然她自己觉得这个假设不太现实，那就是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的来函由德语写就，如此一来她这么一个等级最高的翻译恰好在座，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就可以立马为之效劳。就在此时，国王已经从太仆手中接过卷轴，亲自将由大公的纹章封好的带子解开，然后展开信件，只瞥了一眼就够他明白上面写的是拉丁文。说起来，这位堂若昂，葡

萄牙第三位以此为名的君主，虽然并不完全对拉丁辞藻感到陌生，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学过的，但他十分清楚，他朗读时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疑难，会停顿过长，理解错误也无可避免，这些都会给在场者留下与他的国王形象不符的负面影响。我们已经了解到秘书丞见机敏锐，反应迅速，他悄然上前两步做等待状。就好像这个场面设计之前排练过一样，国王很自然地说，秘书丞大人来朗读，将这封信翻成葡语，我们亲爱的表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必定在里面对所罗门象的赠与做出了答复，我觉得不必将信全文读出来，现在我们只要知道大概就好；遵命，王上。秘书丞的目光扫过冗长的官样文章，当时信件的风格导致这些例行公事如同雨后的蘑菇一样泛滥，秘书丞再往下看，终于找到了。他没有翻译，只是宣布说，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接受葡萄牙国王的馈赠并表示感谢。国王的脸上，在髭须之间的多毛地带，隐约浮现出满意的笑容。王后也笑了，同时合上双手做出感谢的手势，首先谢的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但最终的感谢对象是万能的上帝。在王后内心争斗不休的矛盾情感最终化为这一合成，化为最平庸的结论，用一句话说，就是没人能逃脱自身的命运。秘书丞继续介绍信件的其他内容，在他的声音里，拉丁语修士般的庄重仿佛在葡萄牙语的日常表达中找到了共鸣，大公说尚不知晓何时动身前往维也纳，或于十月中旬启程，但尚悬而未决；现在是八月初，王后很没有必要地宣布说；王上，大公还说，若陛下愿意，您不必等到他启程的日期接近再送苏莱曼去巴拉多利德；苏莱曼又是谁，国王很不高兴地问道，他还没收到大象呢，这就想给它改名了；王上，苏莱曼大帝是奥斯曼的苏丹<sup>①</sup>；真是没你不行啊，秘书丞大人，如果不是有你高明的记忆时时刻刻耳提面命，我又怎么能知道这苏莱曼是什么人呢；请您原谅，王上，

---

<sup>①</sup> 苏莱曼大帝（1494—1566）曾于1529年率领奥斯曼大军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